



《阿修罗》

—自由鸟 著

阿修罗

八部天神，一天众帝释天，二龙众那伽，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此谓一天龙八部。语出佛经。
神道非人，嗔痴爱恨，千年因果，轮回往复，天上地下，拘一天龙八部之灵气，仙侠长卷。

天众
龙众

阿
修
羅

自由
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修罗 / 自由鸟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
(天众龙众)
ISBN 978-7-5354-68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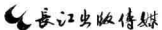
I. ①阿… II. ①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5097号

天众龙众·阿修罗

自由鸟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责任编辑 赵 萌	媒体运营 张银铃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选题出品 金丽红 黎 波	助理编辑 杨柳婷	责任印制 张志杰	设 计 师 楚 婷
项目统筹 阿 亮 痕 痕	特约编辑 卡 卡	封面绘图 夏无觞	内页设计 四 一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 11.5

版次 |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150千字

定价 | 22.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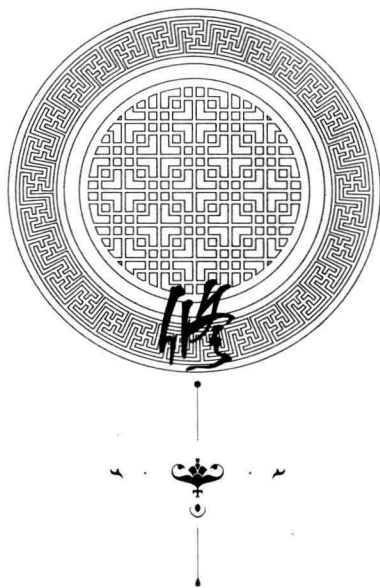
© ZUI 2014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图书中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天众龙众

自由鸟 著



红日西斜，映照得万仞群岭每一座山峰都通体金芒，仿佛无数柄遥指苍穹的利剑。

上古传闻，这里就是魔神阿修罗族同天神因陀罗族末世决战之地。据说那场大战整整持续了三百年，数百万魔神天神先祖殒命，鲜血如海水般涌动在数千由旬的荒野大地上，连头顶上方笼罩四野的碧蓝苍穹也被映射得姹紫嫣红。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唤作“修罗场”。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百万年过去，荒野里峰峦迭起地冒出了数千座直指天空的奇峰，像插在大地上的剑阵，有秘密传言说，那是数千位



不甘心战败的阿修罗魔神尸骸魂魄的化身。但没有人胆敢公然宣扬此类言论，因为战败方再一次的屈服和忍辱带来了长期的和平。

如今万仞山数千奇峰中有数十座的峰顶上建起了神庙和修行院，祈求世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一个少年端坐在自在峰顶的岩石上，痴痴看着夕阳坠入到云雾缭绕的群岭中去。

这少年虽然剃着短发、穿着粗布编织的修行素衣，但却俊美清秀得出奇。同他冰雕玉琢般的容颜相比，眼前壮阔的美景都失堕了不少颜色。落日最后的金光手臂般缠绕在他胸膛、肩膀、颈项、脸庞和发丝上，贪恋不舍、苦苦挣扎着逐寸暗淡退去。

少年闭上眼，双手合十，嘴角边绽放出莲花般的微笑，低声诵念了一段经文后道：“谢谢造物大神，今日和昨日一样美好。阿修罗族，希罗尼耶·伯利·纳兰若诚心诚意为天下苍生祈福。如蒙上苍垂怜，我愿舍弃世间一切尊贵，以千年修性、万年苦行换求众生平安。”

趁着天际尚有几缕紫红余晖，纳兰若转身下崖，沿着来时的山间小路朝修行院小跑而去。

刚到半路，就见侧前方树林间人影幢幢，夹杂着传来戏谑厮打之声，且语音稚嫩，都像是孩童。走近发现是六七个峰下村庄农户家的男孩正围着一个衣衫破烂的胖大孩子，有人捡地上的石子儿丢，有人用折断下来的树枝抽，众孩童口里还愤怒斥骂着：“叫你偷！叫你偷！把偷吃了的瓜果都吐出来！”

纳兰若定睛一看，那胖孩光着一双脚，穿着满是破洞的女子百褶裙、乱发如草、发鬓间插着残败野花、满脸泥污——竟然还是个女孩。可这女孩也忒丑恶了点，肤色黑如锅底不说，虎背熊腰、手大脚大，阔嘴朝天鼻，骨碌着一双怪眼，连躺在地上打滚哭着哀求的声音都粗嘎得像敲破锣，简直没一处地方讨喜。此刻涕泪横流撒泼无赖，形同疯狗，常人见了，只怕嫌恶之心更胜同情之心，都懒得去劝架。

“不要打她了！”但纳兰若却拽住一个男孩举着树枝扬起的胳膊，“好歹她是个女孩。”

有人认出他来：“哟——是迦摩陀院里的婆罗门小祭司！”

其时三界都遵循森严的种姓等级制度，主要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婆罗门为第一等级，身为婆罗门者，不是得道僧侣、侍奉神灵的祭司，就是具有神祇血统的贵族，具有最高智慧和接近“梵”的力量。刹帝利为第二等级，不是君王将相就是战功赫赫的名门武士，他们在战场上斩杀敌人，建立国土疆域，维护律法执行，坐拥无数财富。第三等级的吠舍是勤劳的农夫、工匠、商人，靠双手劳作建家立业。第四等级的首陀罗则是从事低贱工作的奴隶，遭到高种姓者的践踏也不可反抗。

这些农夫家的男孩都隶属于吠舍种姓，而纳兰若却是最高种姓婆罗门。孩童们虽然顽劣，但也都不得不对纳兰若低头行礼，手指地上的脏污女孩道：“她偷我们各家东西！全都被她吃到肚子里去了！”

纳兰若看了那黑丑女孩一眼，果见她嘴角边汁水痕迹宛然，叹口气道：“只是些瓜果，想她是饿慌了。”

“那可不行！我们和父母脸朝黄土背朝天，头顶烈日脚陷泥，经历多少辛苦耕耘种植，才有几分薄薄收成，要向刹帝利们上缴赋税、供奉你们婆罗门，又要被天神族随意掠夺，她还要来偷吃，这怎么行？！你要做好人阻拦，就先拿出钱来再说好话吧！”一个年长些的男孩不甘心



地嚷。

纳兰若尴尬地摊开空空两手：“可我……没有钱……”

“那就打死这小贼！我们以后也落个清静！”众男孩又气势汹汹地朝女孩冲去，女孩抱头龟缩成一团。

“等一下！”纳兰若情急之下张开臂膀，纵身一步挡在黑丑女孩身前，“容我回院里去找些粮食还你们。”

“哼……哪里等得到那时候！”打头男孩撇着嘴，环顾众人显得踌躇。

纳兰若身后的黑胖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仿佛是害怕求救般反手过来拽住了纳兰若的僧袍，拉扯之下露出了他胸膛，一条银光闪闪的链子串着粒鸽蛋大小的宝石，赫然在胸前晃荡。那宝石晶莹剔透、殷红若血，散发着隐隐微光，荡漾在纳兰若白雪般的肌肤之上，犹如雪原尽头最后的残阳。

“呜呜呜……哥哥，他们要打死我呢，有什么值钱的宝贝，就都给了他们吧！”黑丑女孩攀爬上纳兰若肩膀，连两条毛腿都缠上了他腰胯，粗嘎着嗓音哭丧着脸道。

众男孩伸出手来：“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值钱的宝贝？且就拿那个来替小贼抵罪吧！”

“不行！”纳兰若吃那黑丑女孩挂坠，后仰跌翻在地，伸手护住颈链，“这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是我母后……母亲大人生养我后心血凝聚吐出一粒血珠，我戴在身上是为不忘父母生养之恩，不能给你们！”

闻听此言，黑丑女孩咧嘴大哭，撒手滚了开去，双手双脚在尘土里乱踢乱打：“你就这么狠心哟！”

众男孩愣了愣，领头的喊道：“好——婆罗门小祭司不肯布施，我们就打死这个臭丫头，把她肚子剖开来！说不定也能找出几颗宝石！”说罢一拥而上，沉沉暮色里只听见黑丑女孩用公鸭嗓音嘶力竭地哭喊：

“……你这个没良心的死鬼哟！你就不管我了哟！我要被人开膛破肚了哟！肠子都要流出来了哟……”

“住手！”纳兰若拼尽全力大喊一声，“好了！你们不要为难她了！”眼中噙泪，贝齿紧咬，小心翼翼解下了脖子上的银链，连着宝石伸手直递出来，决然道：“拿去吧！”

领头男孩嘻嘻笑着接了过去：“这可是小祭司你心甘情愿给的哟，哈哈哈哈哈，多谢啦！”

心痛的表情过去后，纳兰若俊美的脸上渐渐恢复了平和，合掌在胸前施了个礼，垂头看顾那黑丑女孩温言道：“以后可不要偷人家东西吃啦，遇不见人救你可怎么办？有家的就归家去，倘若没家，以后来迦摩陀寺院找我，我叫纳兰若，一粥一饭总有你吃。世间诸般争斗恶行，都是从偷人一瓜、窃人一果为始，因果有循环，切勿因恶小而为之。自己行为不端，被人欺负了也没处评理去……”

黑丑女孩慢慢站起身来，竟然比纳兰若还高出半个头去，嘿嘿一笑，俯身在他耳边粗嘎着嗓音低声道：“我呀……我是万人之下，一人之上。”

纳兰若迷惑不解地朝女孩摇头道：“不对，不对，我只听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来不知道什么‘万人之下，一人之上’。你莫不是说反了吧？”

黑丑女孩拿手背擦抹掉脸上涕泪，突然“砰”地兜脸一拳把纳兰若重重打倒在地，仰头大笑道：“没反！你就是那一人！”

身后的男孩嬉笑着把纳兰若的宝石隔空抛过来，黑丑女孩看也不看听风探手握住，另一只手就去自己身上把百褶裙一把撕得粉碎，光着身子大摇大摆地率众离去。明晃晃的月光照下来，就算瞎子也看得出那分明就是个黑壮小子。



纳兰若躺在林间野地上摸了摸自己脸上的鼻血，叹了口气，一时爬不起来，扭头对黑壮小子的背影弱声喊道：“……以后……可不要再这样诈骗啦……要……要……向……善……”



东方仍是一片青黛色，纳兰若已经穿戴洗漱停当，和另外十一名师兄一起恭恭敬敬立在居室门外等候。

木门“吱呀”一声推开，迦摩上师头戴草编斗笠、拄着藤杖迈出门槛来，只说了两个字：“动身。”

师徒一行鱼贯走出迦摩陀寺院爬满古藤的石柱山门，沿着山间小路步下自在峰，徒步前往十里外的般度庐村。今天是七月十五，每个月的十五日是“洒福日”。般度庐村一家富有农户许下十斗米、十丈青布作为布施，虔诚邀请迦摩上师前来为家人安康、粮食丰收作祈福祷祝。

草叶上的夜露沾湿了赤裸脚踝，纳兰若浑然未觉，微微扬起目光看师父清瘦的侧脸，隆起的颧骨和下巴上随风飘扬的白色长须。只有这种身处旁后侧的时刻，弟子们才斗胆敢偷窥一下师父的面貌神情。因为迦摩上师一直教导他们“对视很无礼”“瞠目易生事”，颌首垂目、眼观鼻、鼻观心才是修行者该有的谦卑姿态。上师的目光不是入定般向内看着自己的心，就是透过眼前景物望向非常遥远、世界以外的地方。可眼帘低垂，并不代表他对周遭人物漠不关心。恰恰相反，诸般小事都不曾逃过他的眼睛。

“纳兰若，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上师头也不回地问，口气淡然，脚程一点不慢。

修行人不可打诳语，纳兰若摸了摸昨天被黑壮少年打破的鼻梁，低头小声老老实实回应：“路遇孩童争斗，我劝人向善，说得不好，被人打了。但师尊放心，弟子谨遵教诲，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纳兰若，你可知三界众生如何评定我阿修罗族？”

“禀师尊，众生都道阿修罗族善嫉恨、易嗔怒、性暴戾、好争斗。”

“纳兰若，我们为何要修行？”

“禀师尊，修行是为离嫉恨、去嗔怒、除暴戾、绝争斗。最终破茧化蝶，达成‘梵我合一’。”

迦摩上师没有再说话，脚步如风，穿行在乡间布满碎石的小道上。此时旭日正在初升，破开纱帐般的霞霭，淡红金芒潮水般漫延过青青麦田，温柔覆盖在众人身上。纳兰若再一次抬头看了看师父被霞光照亮的侧脸，觉得在他岿然不动的面容以下，不易察觉地轻轻微笑了一下。

祈福祷祝结束之后已时近中午，迦摩上师带着十二名弟子离开农庄返回自在峰，队伍最末多了两辆骡车，车上沉甸甸地装载着农户许诺的十斗米、十丈青布。途经般度庐村村口时，突然有人从后面喊叫着追来：

“上师！上师！救救我父亲吧！”

喊救命的人踉跄着脚步一直追赶到队伍先头，拦住了迦摩上师的去路。纳兰若看清那是个农户家的阿修罗女子，脸上布满泪痕，神情焦灼恐慌，边哭边说：“上师！他们硬说我父亲在城镇里散布天朝残暴的言论，要拘捕他！冤枉啊！求求神通广大的上师大人，救救他吧……”

身后传来喧哗声，两名因陀罗族的官府衙役正气势汹汹地押解着一名阿修罗族的老农穿过村头空地。因陀罗族人向来身形高大、体格魁梧，阿修罗族老农头顶还不及他们腰眼高，此时惶恐得瑟瑟发抖。

“列位天朝的大爷啊，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啊！不知道是谁在造谣！求求你们饶过我这一遭吧！”佝偻着脊背的老农戴着沉重枷锁，颤抖着双手哀求着，无助地望向陪同因陀罗族衙役前来的几名阿修罗族官



吏，但后者只是默然地抿紧了嘴唇，没有任何言语。

闻声而来的村民越来越多，青壮年们不是在田间忙着农活，就是在山野里砍柴采石渔猎，所来的都是老人孩子、怀抱婴儿的妇女，虽然脸上都是敢怒不敢言的神情，却没有人敢走出来喝止。

“师尊——”纳兰若忍不住开口，却被迦摩上师伸手阻止，对老农的女儿温言道，“天朝大帝德性高尚，御制度法严谨。你要相信官府一定能秉公办事，如果你父亲是被人冤枉的，他们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不！不会的！上师！您一定要救救我父亲，用您无所不能的神通——”老农女儿痛哭流涕，“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砂石地里，伸出双手紧紧拽住了迦摩上师的衣摆，“我父亲会被杀的……”

任凭阿修罗女子泪如雨下打湿衣衫，迦摩上师也依然驻足原地不动，甚至连眼皮都没抬起来去看那老农一眼。因陀罗族衙役押着老农，大摇大摆地走出村去。与迦摩上师擦身而过时，冷笑了一声：“嘿嘿，算你这个法师识得时势！”随后扭头望着村民傲然道，“你们这些腌臢蛮族，休得造次，好好侍奉天朝，自然国泰民安，但若谁怀有异心——嘿嘿！天朝神兵如林，定杀得你们片甲不留、尸横遍野！舌头都给我管管好，就算是做梦，也别漏讲出什么不恭敬的梦话来！不然，小心有头睡觉，没头起床！哈哈哈哈……”

随着一路仰头天外的放肆笑声，一行人渐渐去得远了。

纳兰若感到说不出地难受和愤怒，眼眶也红了。死死凝望着老农脚步趑趄的背影，出了神。

“走吧，回寺院。”迦摩上师淡然道，轻轻从哭倒在地的老农女儿无力的双手中抽出衣衫一角，只轻轻拍抚了一下她的肩膀以示安慰，就带领十二名弟子朝来时的路上走去。

突然疾风骤响，“啪”的一声，一团烂泥从背后袭来，正中上师脊背，臭烘烘地粘在他白麻布长袍上。弟子们都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只

见村头屋舍房顶上，五六个半大小子或蹲或坐或站，对着他们挤眉弄眼吹口哨。纳兰若一眼就认出那个打头的正是前晚假扮姑娘撒泼的黑壮少年，自己被他诈走的宝贝血珠此刻正大刺刺地悬挂在他黝黑的胸膛上，作为战利品炫耀。

“哼，什么上师、上师，去吃屎吧！”黑壮少年眯眼嬉笑着，往手中一团烂泥上吐了口唾沫，挥舞起胳膊又朝迦摩上师丢过来。他臂力惊人，泥团裹着劲风，来势如电，看准头必将砸中迦摩上师的后脑勺。

包括纳兰若在内的众弟子都惊呼出声，但谁都来不及去拦阻。

奇怪的是，眼见得泥团射到迦摩上师脑后尺许时，却突然凝固住了不动，保持着飞行时稀烂扁圆的形状，悬浮在半空之中。黑壮少年勃然变色，从屋顶上揭起瓦片就再丢过去，众村童也呼吼几声，纷纷揭起瓦片雨点般朝迦摩上师砸来，只是情急之下不顾准头，犹如漫天花雨，势必要砸得师徒众人灰头土脸。

迦摩上师连头都没有回转来，轻轻挥了挥手，所有的瓦片都像被钉住了似的凝固在半空不动，随后一片接连一片地坠落下地来，连众师徒们的衣角、骡车的尾部横梁都没沾到。

迦摩上师沉默不语，拔步就行。

趴倒在砂石地上哭得昏天黑地的老农女儿抬起脸来，恨恨地对着绝尘而去的队伍背影喊道：“婆罗门上师！你有这样的好神通，却不肯出手救助我们吠舍。你口里吃的、身上穿的，哪件不是吠舍献出给你的？我们用血肉养活你们，你们却如此冷漠无情！修行有什么用？！天朝暴政，苛杀良民。阿修罗皇朝就这样忍气吞声，任凭子民们被因陀罗族欺压？刹帝利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枉为修罗啊……”

纳兰若心底深处像是被谁刺了一刀，火辣辣地痛。又像是谁往自己脏腑里投入一根点燃的木柴，能听到炽热火苗张狂跳跃的噼啪声。直到前方步履如风的上师一声响亮的咳嗽，才惊觉自己动了嗔念，赶紧合掌



胸前念起《清心咒》经文，努力让内心怒火平息。但老农女儿的话语久久萦绕在耳畔，经久不去。

——婆罗门！我们用血肉养活你们，你们却如此冷漠无情！修行有什么用？！

——阿修罗皇朝就这样忍气吞声，任凭子民被因陀罗欺压？刹帝利的血性哪里去了？枉为修罗啊！



阳光照耀山谷，满目树林青翠欲滴。瀑布银练般悬挂在崖前，纷飞水汽折射出一道美丽彩虹。

纳兰若小心翼翼地踩着长满青苔的鹅卵石，手提木桶从崖下的牡丹潭里汲水，脚下一个滑溜，差点跌进潭里。好不容易打起两桶水来，却发现自己费尽全力也挑不动，只能各都倾倒掉一半，涨红脸把扁担横上肩头，摇摇晃晃地拐上山路，走了不到半里路，肩膀就疼得火烧火燎了，脊椎骨也酸软得要断掉了。

以往挑水重活都由年长体壮的师兄们承担，这次却指定纳兰若前往，纳兰若知道这是师父对他的惩罚。

那天从般度庐村返回寺院以后，纳兰若一直无法忘记满脸沟壑、双手颤抖的老农被因陀罗族衙役上了镣铐带走的情景，一直无法忘记老农女儿绝望的哭喊声和充满愤恨的责问声。

一次念完晚祷经后，纳兰若终于忍不住问迦摩上师：“师尊，我知道修行人须要‘离嫉恨、去嗔怒、除暴戾、绝争斗’，可是，哪怕被人打、被人杀，也都不可奋起反抗，而必须逆来顺受吗？”

迦摩上师没有回答，而是淡淡道：“密提罗，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因果轮回。”

大师兄密提罗起身对上师行了礼，转向众人朗声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五蕴世间，森罗万象，生灭变异，刹那不住。万法皆空，唯因果不空。”

纳兰若沉默了半晌，闷声道：“谢师尊、谢师兄指点。师尊曾教导我们，有种子才会长出花草树木、粮食庄稼。这种子乃为因，日光水流泥土都是缘。因有缘，种子发芽成长为花草树木、粮食庄稼就是果。这就为因果变化。佛说‘诸法无我’，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因缘合适，万法生起，因缘散尽，万法皆空。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

“沙利耶，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业报。”迦摩上师打断他道。

二师兄沙利耶点点头，缓缓起身道：“……三界众生，常堕六道循环。轮回之中，业力长存。善因必产生善果，恶因必产生恶果。世尊曾告诸比丘：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报，或现世受，或后世受。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

纳兰若向迦摩上师磕头行礼，抬起头道：“师尊，您是说现在阿修罗族人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前世业力所导致的果报吗？即便那老农没有散布任何关于天朝残暴的言论，即便他是清白无辜的，但只要因陀罗族人把他处死，那也是他对自己前世的恶因作出的抵偿，并不关因陀罗族人的事？那么施恶的因陀罗族人何时才会受到果报呢？他们在今世种下的恶因，一定要到来世才会受到惩罚吗？我身为阿修罗族皇……我身为阿修罗族人，怎么能够忍受看着族人受到如此的欺凌？！我们苦苦修行，修炼神通，却置身事外，就这样任凭杀生恶业世世轮回？！”

迦摩上师抬起眼帘来直视纳兰若，目光如电。纳兰若浑身一个激灵，收回视线，不敢与师尊对视，伏身在地叩拜，但内心热潮澎湃难消，兀